

澳門聖若瑟中學留港校友會

會訊(雙月刊) 第 83 期

二零一三年十一月

香港銅鑼灣加寧街十號海威大廈 2 樓 B 座

電話：2881-8373 傳真：2363-4623 email：emily@tingsun.com.hk

網址：www.alumnisj.com.hk

Flat B, Marco Polo Mansion, 2/f., 10, Cleveland Street, Causewaybay, Hong Kong

會長 李萬益 • 副會長 林慧儀 楊國興 • 秘書 黃潔鑒 鄭詠儀 • 財務 周華根 龐素貞 •

公關 陳素娟 官一青 • 稽核 黃宛平 • 總務 陳素清 蔣貞元 • 康樂 關恆昌 楊志毅 孫文華 黃潔英 李婉蓮

同學會報導

- 澳門聖若瑟中學留港校友會第三十一週年大會暨聯歡晚會如期於 2013 年 10 月 12 日(星期六)假座香港跑馬地 3C 會宴會廳舉行，場地所限，全廳祇能提供十四席，可惜仍無法容納全部人數，最終每席須坐够十三人，總人數達一百八十餘人，雖然如此，仍有若干同學因遲於報名而被迫向隅，執委會對此實在非常抱歉，明年我們對場地的物色，將更有經驗，希望能把事情辦得更好。

出席嘉賓除澳門主教黎鴻昇，校長羅玉成神父、副校劉炎新神父和李仁傑、五校校長郭華邦博士、陳既平老師、陳漢明老師、薛萬雄老師伉儷、永遠名譽會長潘漢賢伉儷和澳門校友會會長黃偉強及委員等之外，其餘參加人士幾盡為校友，這種聖中一家、並無滲水的實際參與，讓執委會人人振奮。

本年乃執委會改選之年，由副校長劉炎新神父主持的監選會，在票箱解封點算後，下列各同學順利當選：陳素娟、官一青、楊志毅、黃宛平、周華根、林慧儀、楊國興、陳素清、蔣貞元，龐素貞，黃潔英，黃潔鑒、李萬益、鄭詠儀、關恆昌、孫文華、李婉蓮。

在 2013 年 10 月 17 日，在臨時主席楊國興及臨時秘書黃潔鑒主持下，新一屆執委會各成員進行了互選，結果，李萬益當選會長，楊國興及林慧儀當選副會長，其餘為委員。未來三年，同學會將實事求是，希望為母校和留港校友作出積極貢獻。

- 鳴謝：是次大會誠蒙下列師長及校友熱心贊助，謹此致謝。

校本部	\$30,000
薛萬雄老師	\$1,000
陳既平老師	\$1,000
陳漢明老師	座地燈飾 2 套及自製愛心辣椒醬多瓶
梁寶根	\$1,000
游強基	\$1,000
朱昌權	\$2,000
關遠釗	\$3,000
何永淇	\$1,000
黃宛平	全場下午茶點
應屆委員	\$9,900
李萬益	\$10,000

- 是次大會，有兩位校友加入校友會，成為永遠會員。熱烈歡迎加入聖中留港校友會大家庭。
何英立
余嫻英 1955 年女子初中畢業

<p>難能才可貴 (九)</p>	<p>君子之強， 內聖才能外王 (十)</p>	<p>有恒才有成 (十一)</p>	<p>道不可離 (十二)</p>	<p>道在身邊 忠恕可得 (十三)</p>	<p>做人之道 安分守己 (十四)</p>	<p>修道之法 循序漸進 (十五)</p>	<p>道隱無形 無處不在 (十六)</p>
<p>廓清四海建功立業容易，淡泊名利，超然物外容易，英勇無畏，奮不顧身也容易，但廓清寸心卻難。能把握分寸，做適時適當的事，才是難能可貴。</p>	<p>君子之強，重個人內在修為，是理智，小心和中庸之道的結合，以寬厚慈善對人，不做過與不及之事。強者之強，是血氣方剛，逞匹夫之勇，以武力征服別人。</p>	<p>中庸之道，精微深厚，非智者不足以知之。中庸；公正寬厚，非仁者不能體察，中庸之道，隨時可行，隨處可見，卻非一蹴可就，需長久追求與堅持，要有知、仁、勇的品格為基礎，持之以恆的毅力來踐行。</p>	<p>中庸之道，無處不在，無時不有，夫婦人倫，天地萬物，到處都充盈着中庸之道。「道」無大小，無內外，它貫通宇宙之間，道不僅用途廣泛，愚蠢者也可在日常生活體悟到一點，其深奧處，賢能之士也有領會不到的地方。</p>	<p>「道」并不玄遠，人倫日常，生活準則中都包含着「道」。若故弄玄虛，欺世盜名，則反道而行了。人們應以忠、恕，治己治人，更應以孝、悌、忠、信去勵人勵己，不斷努力去實現這些道德。</p>	<p>君子為人處世，要安于本份，做力所能及之事，不亢不卑，把中庸之道貫注其中。而小人卻剛好相反，不能安於平易，罔自尊，大自吹自擂，自我膨脹，自以為是，生活於自我靈形之中，極不自然舒適。</p>	<p>「道」雖然無時不有，無處不在，但君子修習時，必須循序漸進，由低到高，由淺入深。老子說：「合抱之木，生於毫末，九層之台，起於累土，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。」意思是任何事情的成功都是由小而大逐漸積累的。</p>	<p>本章用鬼神隱秘作比喻，說明君子之道「用費而體隱」，而又不遠離于人，同時照應「道不可離」一章中的「君子之道費而隱」。「道」如空氣，看不見，聽不到，卻無時不有，人離不開它，所以要以誠修道。</p>

● 最好的禮物

前言

副會長林慧儀曾對我說：「月刊需要校友們投稿，妳寫篇文章來登吧！」我口裏唯唯諾諾，心想：離開教師生涯已二十年了，筆鋒也已生鏽，不寫了。

數月前執拾雜物，從書櫃裡拾到一篇一九八四年寫的感言，內容頗有意義，是我從一個學生處得到啟示，就是教師是一份良心的職業，除了授予知識，還要留意有問題學生的家庭背景，他們的情緒、行為等。因為我的不放棄，而使這個問題兒童改過，上進，他後來在美國大學畢業，還回來香港探望我。

希望我這篇感言，得到教師們的共鳴，大家共勉！

最好的禮物（寫於八四年七月十七）

畢業禮完了，從大會堂帶着學生回校，一路上不覺感慨起來：「一年又過去了，一群每日相對的孩子又從我身邊溜走」。我像失落了甚麼，悶悶不樂！

回到學校，忙着分派証書、獎狀、獎品，一時間寂靜的課室又恢復平日的熱鬧。分別的時刻終於要到了，平日最愛搗亂、最不守秩序的彭同學走過來說：「陳先生，祝你永遠健康快樂」。我心裏不期然酸溜溜的，但還裝着笑臉答他：「你今天真乖」。跟着品學兼優的鄭志文、譚金明、和班長蔡潔儀也過來跟我握手道別，一時間孩子們一窩蜂地走過來圍着我，我心裏在淌淚，但孩子們不哭，我怎可以哭啊！只好仍然堆着笑臉跟他們一一握別。

鬧哄哄的場面過去了，課室只剩下我一個，我在安慰自己，每年都有一批批的畢業生走出校門，當他們到了新校，就會忘記妳了，妳傷感甚麼呢？還是回家吧！

當我走到樓下，看見偌大的禮堂裏，只剩下一個男孩子在那裏，我大聲問：「你為什麼還回家」？他走過來說：「我在等妳啊」！原來是我班的頑童——麥永毅，我心裏想：「這孩子又攪什麼花樣呀」！他繼續說：「陳先生，我要告訴你，你永遠是我最可敬的老師」。我呆住了，這話怎可從他口裏說出來，我的眼淚在眼框裏打滾，我想說兩句勉勵的說話，可是竟說不出來，只好緊握他的手，小聲的說聲「再見」，目送他走出校門。

那時，我的淚水像缺堤似的奔出來，那是喜悅的淚，感動的淚，一年來的苦口婆心，辛勤灌溉有了收穫，那是一份多麼美好的禮物，它不是金錢所能買到，是一個孩子的心聲呀！

回家的路上，我還呆呆地想着孩子的說話，我不禁對自己說：「我當年選擇了教師為終生職業，那選擇是正確的」。

(幼師 陳愛晶)

● (無題)

耆嬰在 2006 年春節跟班後生往梅州市拍攝“元宵噴火龍之夜”。在旅途中，尹某出示“又尾太陽鳥”在香港嘉道理農場的艷照，回港後隨即往拍，可是隻雀仔好似“攝青鬼”，難攞也！連年春節如是得個“桔”。待到 2009 年初，已感心灰意冷。某日早茗時與周某順及此事，佢話：今天咁好天氣，搵個有“象牙花叢的山頭”應有收穫。于是回家擺齊架生，跟佢到達目的地。傻某苦候一輪，moon cake! 無聊之際，試吓填上新詞，調寄“老歌”開喉自遣。



“三年”：想得 FILM 兒寸斷，望得 TELE-LENS 欲穿。好容易望到了你回來，算算已三年。(突然眼前一亮，飛來兩隻在追逐，花間穿插一輪就走了！)

隨後接續：想不到才相見，別離又在眼前。這一回你去了幾時來？難道又三年！左三年……情願受熬煎。情·願·受·熬·煎。

又是一輪憨居居，企到腳仔軟，惟再度過另一首來引佢。

“幾度花落時”：徘徊象牙花叢裏，小鳥呀你不來，我痴痴在等待，莫非你把我忘懷？哪年花落時，相約在今日。可是呀不見你到來，曾問那花兒……再問幾度花落時？再·問·幾·度·花·落·時？



此際，佢竟然企定定在 post 位，一輪“咔嚓”，得咗！隨即 call 埋朋友去祭肚。落山途中我們合唱一首與雀仔道別“三年離別又相逢”，去到大馬路巴士站候車，不怕途人側目，再一首“重逢”。真係“喜極忘形”，你試過就知！

近年每逢象牙花開的時節，舊地重臨，小鳥們都變得很“熟性”。有時尚未唱完“不了情”牠們就入鏡了！

傻某獻醜，將 2009 當天粗作，請各位知音發燒友賜教。

(堅社 黎少峰)

● 無聲

一抹斜陽日西沉，
漁火點點萬家燈，
江邊橋頭長路處，
孤獨徘徊一路人。

無奈

忙裏偷閒未有閒，
人情錢債亦未還，
阿諛奉承伺老闆，
勞勞碌碌為兩餐。

無題

日坐家中對老坑，
只見老坑兩頭行，
我問老坑行夠未，
老坑罵我麻鬼煩。

(旭社 吳潔明)

● 難忘丙午年(龍年)在尼日利亞(Nigeria)的元宵(1976年2月14日)

前言:

我在1975年9月中旬前往尼日利亞(Nigeria)聯邦政府工作，在首都拉哥斯(Lagos)報到後不久，才知改派往西北州(North West State)工作，不再是原合約中的首都拉哥斯。反正我單人匹馬，既來之則安之，況且我從沒遇上水土不服，到那裡都可以倒頭便呼呼睡去，相信沒有甚麼大不了，那兒都是一樣的。

下面一信是我當年以航空郵簡寫給故友崔文輝的，他把原信件一字不改(除了信的上款改以XX外)以校友來鴻刊登(聖中校友通訊)創刊第壹期(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出版)。我在1976年10月下旬回港時，他早已把該創刊第壹期郵寄往 Sokoto 給我，其後那通訊再輾轉從 Sokoto 寄回香港。沒想到此後這通訊便一直跟隨我飄到了南半球。最近翻尋一些舊書物，方發覺此通訊夾藏在一些書本中。抽出展讀，把記憶推回37年前，依然清澈如昨，只是崔君折戟癌役瞬已11年了。我重新把此信抄下(尚未有徵求澳門校友會同意轉載，希望不會因此而出不必要的亂子!)，不作任何整理，修飾和分段落，因為當年我寫郵簡便是如此這般填它滿滿的，天馬行空，想到什麼便寫什麼。我也不打算把刊登(聖中校友通訊)信的上款還原，就依當年他意，作為對故友的一絲絲追念好了!

XX:

本月十三日黑色周五之流血流產政變，機場封鎖至昨才解禁。我在此一切如常，只有元宵令我難以忘記! 因為政變時，我已因公差離開 Sokoto 多天，(距 Sokoto 七百公里外，自行駛車前往)沒有收音機，一無所知。及至公幹畢，於十四日(元宵)午連續駕車六小時欲返 Gusau (距 Sokoto 二百公里，有數戶同胞在此，我每周末均來此地吃[菜]及打牌，來回四個多小時，今年亦在此迎接龍年)。至八時半抵 Gusau 鎮外，為關卡所截停，才知有宵禁事(晚六 - 晨六，共十二小時)。其時真有咫尺天涯感。這是一個軍治之國，且在非常時期，不能通融。我只有蝸在甲蟲車內靜候天明，只願光陰似箭，因為肚餓，口渴，耳畔蚊子頻呼[表兄]，心慮不知有否突變。而士兵均衣野戰裝，荷槍實彈，如斯情況下，又何能成眠?! 尤幸不冷，否則薄衣一件，不堪想像。(例如早一個月，晚上是有寒意的，雖則日間仍在35°C以上，晚上不足20°C，我估計，因沒有溫度計也。)抬頭皓月一輪，如此元宵，我唯苦笑不已! 今局勢雖云平定，但肇事者仍逃之夭夭，來往主要城鎮之要道仍有關卡截查來往車輛。而我以為此事仍有餘波，仍有暗潮的，不是一陣漣漪作罷。尤幸外國人未有波及，一切如常工作，黑人似乎見怪不怪，自廣播中悉政變事，亦無何特殊表示，大有不相干之態。不知港方對此事之報導如何?! 你之來信我在二月四日收，而回來後資料之整理十分忙碌，是以一拖至今才覆。因為近日尼日利亞由十二州重新劃分為十九州，而我目前所處之西北州一分為二，是以公幹南下取正確之盤存資料以便財產以及設備公平分配。我不知仍留 Sokoto 否，還是南調至我是次出公差處，大概在下次財政年度前確定(四月前)。但房屋之缺乏及嚴重性仍為全[尼日利亞]之大問題! 唯一在南部(尼日利亞之中部)之氣候勝于 Sokoto 而矣。我一切唯所安排而事也。至于所謂

從地域環境氣候，物產，人口及人種之分佈開始，對我是一個難題。手上有一本地理表，只是本人之外文為 [有限公司]，及非翻譯之才，似乎難以覆命。而所謂衣食住行也者，亦僅止於我之所見而矣。只是此信難以為繼了，只有下回再續（假如我沒有忘記）。華根去了印尼，此事你知否？倘若有見 [龍種]，請代轉告一聲平安，及依然故我 - 光棍一名。因為積下待回之信不少，故未能提筆給他信，容後請罪可也。新春期間，聖中台南各位有一叙否？近數天來，踏入熱的季節了，午間估計不低於 40°C，因為有 [灼] 感以及一股熱流單身，尚幸乾燥，不似濕熱般難受也。草草順祝

快樂

關

二月廿五晚

附註：

○ 信中提及居住在 Gusau 的數戶同胞，全是來自香港荃灣中國染廠員工家庭。他們每戶都自行從香港帶來菜籽種植瓜菜自用，例如西洋菜，芥蘭，菜芯，薄壳水通菜，節瓜，苦瓜等等。全施自行貯備的人體肥，以現在說法，是有機蔬果。我每週五下午一時下班**後駕甲蟲小車前往，二百公里只花兩小時，逗留兩晚，在他們廠方的招待所住宿，週日晚飯後才回 Sokoto。每次到 Gusau 均由不同家庭招待膳食，飯後鵲局八回合，輸多贏少，算是渡周末，也甚舒適寫意。亦是一生中難得而又少有的休閒歲月！

** 西北州軍政府原訂每週工作五天，每天上午七時至下午三時，沒有午膳時間。由于西北州為回教徒聚居，每逢週五下午一時所有回教徒均離開辦公室前往清真寺祈禱，祈禱完畢後需重返辦公至三時才下班。非回教徒則留守辦公，不得離開。可是所有回教徒在祈禱完畢從不回來，非回教徒在下午一時至三時在幾乎十室十空下亦無公可辦。西北州軍政府在一再重申而沒有人理會後，無奈只好修訂週五工作至下午一時以免非回教徒呆留二小時。

○ 元宵整夜無眠，翌晨剛過六時，在衣野戰裝荷槍士兵依言前來敲打我車門，說負責司令容許我第一個通過關卡離開後，便馬上駕車第一個離去。到達 Gusau 同胞居處時還不到六時半，聽聞我的停車聲後，他們均一一從屋內走出來殷殷垂詢，知我平安無事均舒一口氣。由於惦記流血流產政變後我在路途安危，而我又沒有依諾在元宵返抵 Gusau 和他們共度，所以他們均較平時晚睡。其中金太太馬上張羅煮麵和湯圓給我裹腹，我亦不客套，馬上呼呼進食，那股甘香美味異常難忘。碗中熱湯香氣冉冉上升，揉合了我潤潤的眼，頓時暖意盈盈。這樣的一個元宵和異國他鄉同胞濃濃的情，我，可以忘掉!?

（關信陵—1967 男高中毅社）

● 舊地重遊

澳門聖若瑟中學留港校友會

萬益會長

你好。附上已經填寫選票一份，誠請會長繼續領導師兄妹們再任三年。此乃校友會之福也。

我在今年五月下旬回港，曾致電 台端，惟聯絡不著，未能拜會，很抱歉。惜來去匆匆，只約見黃潔鑿和何大佬短叙。

也曾往澳門探訪親友，看見澳門特區經濟發展繁榮富裕，引起找尋童年足跡的興趣。因此提筆

緬懷舊事。討會刊之便，舒展己見。請指正謬誤之處。幸甚。

蛇年五月下旬我和內子返澳門探親，大夥兒午餐後暫別。我和太太自行逛街，經過新八佰伴購物中心，被人潮吸引進內觀光。原來擠滿了祖國同胞們，他們都是年輕帥哥兒和妙齡女子，豪買歐美貨品。祖國的強大，經濟繁榮的崛起，帶來新一代的驕子。

下午茶時段，我們很想品嚐地道葡式蛋撻，經途人指點在利宵學校橫門對街小巷子有一茶餐廳，我們幾經轉折才到那店子，可惜店裡的老闆娘說明天請早吧，因為今天出爐的葡撻已經沽清，我們不禁悵然若失。

到了晚餐時刻，世姪女駕車接我們往氹仔官也街附近吃葡國菜，進入餐館那裡的老闆和侍應招待客人，都用葡萄牙語打招呼。我們品嚐那些地道葡國菜，感覺其濃郁味道果然與澳門市區的餐館有別。

膳後世姪女提議夜游澳門南灣堤岸，大家熱烈贊同。記起那裡是我年輕時夢想浪漫和美麗的去處。從氹仔市區駕車穿越大橋到達南灣堤岸，眼前展現一面水波不興的人工湖，徜徉在蜿蜒的岸邊，冰冷的水面聳立著烏黑黑的石塊，掩影著灰褐色的餘暉。那些淡然的彩光是從賭場的霓虹電光反映過來，也顯得湖水一面滄白。沿途慢車經過了燒灰爐到達螭蜆石堤邊，感受一切冷清靜寂，使人有點兒窒息。回憶年輕時候在晴朗的黃昏這裡的堤岸是非常熱鬧，我和同齡的孩童在螭蜆石上捉螃蟹，樂玩了一個晚上。長者們坐在堤岸上，有些在納涼，有些暢所欲言，從往事、家庭事、國家事、說三道四，滔滔不絕。年輕情侶喁喁細語漫步堤邊。釣魚哥兒們，三五成群坐立堤邊的石塊上，拋絲垂釣。忽然爆出歡呼和掌聲劃過夜空，一尾黃腳鱸魚跳躍在釣桿上。釣鈎上的閃閃銀光帶來陣陣歡樂氣氛此起彼落。路過的三輪車響起叮叮噹噹的鈴聲，夾雜著坐在車廂裡的男女嘻笑聲。交織著一連串歡樂昇平的夜晚。但是今晚只嗅到冰冷的空氣，連帶在燒灰爐那裡的露天茶座也沒有一點兒人影。

我們駛往澳督府，庭院依舊，外牆仍舊抹上玫瑰紅色。沿路駛向西望洋山（主教山），途經所見洋房林立，遮蔽了看不見對岸灣仔的燈火。到了山頂，我舉目仰望，明燈照耀的主教府，那麼莊嚴宏偉的矗立在山頭，仍然默默地肩負著澳門教區牧愛萬民的使命。今晚的情景令我沉思昔日在這裡流連忘返，朝聖感恩的日子。

回到南灣市區，那裡賭場大樓的霓虹燈劃破夜空，閃爍如煙火。街道上車水馬龍，區內入夜笙歌，遊客如鯽。那兒的動態使人熱血沸騰，同一面天空，不一樣的動感，當下多數澳門人都保持昔日安寧和恬淡的生活習慣。

翌日天朗氣清，尋覓童年足跡的思潮湧上心頭，於是自行乘坐公共巴士往氹仔和路環市區，沿途所見豪華酒店，瑰麗堂皇的賭場大樓和洋房大廈矗立路邊，少許六十年的石磚牆屋和均隆炮竹廠舊址仍存在，而我的小學同學的棚屋搭在海堤，現在已經建成了別人的渡假屋。我在童年時跑過的山澗、田野、露營的綠林及燒烤的草地，已被“石牆森林”埋沒了。沒有村童的嬉笑聲，也聽不到漁家的對唱和搖槳聲。我對這裡的演變由簡樸而繁盛，感覺到一些陌生。我幸運的走到路環市區中心的迴旋處，那裡在街角有一間葡人主理的餅店售賣葡式蛋撻，店主說這兒的葡撻是始祖。我拿起一個立即細嚐，我感到入口香滑和濃郁的蛋蓉，蛋面和撻皮有燒焦香脆的口感。其口味和港式蛋撻雖然不同，但各有千秋。

我沒到過美國拉斯維加斯，既然澳門特區有這麼樣的比美稱譽。我便選擇跑到威尼斯人、銀河、新濠天地和葡京賭場如走馬看花般四處觀賞。賭場裡的建築物有仿造如宮廷、有仿造如威尼斯水城、俱裝飾得富麗堂皇。每間賭場都建設超級豪華國際酒店，設有美輪美奐的購物廊。圍坐在賭枱者，九十九個巴仙都是國內同胞們，他們的表露都是經濟富裕的一群。

午後在前銅馬廣場的公車站，我搭乘巴士由南往北，沿途所見都是近代化建設。樓房、街道、廟宇、休憩園林、運動場所等都變、變、變…。不久到了關閘廣場，只見眼前一亮，長長的人龍在關閘過境大樓一來一往，絡繹不絕，煞是奇觀。我不其然也擠進人群裡，不需十分鐘時間便走進拱北的廣場。我記憶中在六十年代曾經到這裡寄糧包回鄉。如今在眼前是摩登的建築物，在店舖裡有林林總總的食品堆積如山，大街小巷裡有各式各樣的地道美食。我回程時走進廣場裡的地下城，那裡日常用品，應有盡有。電子產品，琳瑯滿目。遊戲玩具，目不暇給。我逗留了句餘鐘的時間便過關回到澳門關閘廣場。跟著乘車往大三巴，那兒旺丁旺財，從不間斷。側隣是炮台山，我跑上去可以眺望澳門新舊城區的變遷。在新馬路、石塘咀、和夜姆街是我在六十年代離開澳門前先後居住過的地區。今天沒有多少變動，尤其甚者新馬路的商業中心被邊緣化了。今天繁盛的商業區已經移到南灣東至水塘角。五十年代這一帶土地非常荒蕪，只有零星菜田，少許倉庫和寮屋。

總的來說，這次的尋根，使我找回在求學時期於澳門生活的一鱗半爪。我感恩上主給我見證澳門特區從“滄海桑田”，輾轉半世紀成為繁榮和富足的都會。

(1958年正社 覃鈺祥)